

明

史

七二

明史卷二百六十五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部部尚書事加二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華

王家彥

孟兆祥

子章明

施邦曜

凌義渠

崇禎十有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丁未
莊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而下
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並予贈諡

皇清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允許直成德金鉉二十人名上

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諡焉

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父永年南寧知府景文幼負器識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勵苞苴無敢及其門歲大饑盡心振救闔郡賴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勲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泰昌時羣

賢登進景文力爲多尋乞假去天啓五年二月起文選
郎中魏忠賢暨魏廣微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
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嘗言天地人才當爲天
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
當與天下萬世共之時以爲名言視事未彌月謝病去
崇禎初用薦召爲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河南京師戒嚴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餉皆自齎抵
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獨河南軍無所犯移駐都門再
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
練兵通州通鎮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理有法軍特精

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歸之官民稍助其費供
應平買不立官價名帝令永著爲例居二年以父喪去
官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就拜兵部尚書參贊
機務屢遣兵戍池河浦口援廬州扼滁陽有警輒發節
制精明嘗與南京戶部尚書錢春以軍食相訐奏坐鑄
秩視事已敘援勦功復故秩十一年冬京師戒嚴遣兵
入衛楊嗣昌奪情輔政廷臣力爭多被謫景文倡同列
合詞論救帝不悅詰首謀則自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爲
言帝益怒削籍爲民十五年秋用薦召拜刑部尚書未
上改工部入對帝迎勞曰不見卿久何癯也景文謝十

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李自成破宣府烽火偏京師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爲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景文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贈太傅諡文貞

本朝賜諡文忠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漣歷知撫州淮安荊州瓊州

四府有當官稱天啓二年元璐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冊封德府移疾歸還朝出典江西鄉試暨復命則莊烈帝踐阼魏忠賢已伏誅矣楊維垣者逆奄遺孽也至是上疏竝詆東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禎元年正月上疏曰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竝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旣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已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

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
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
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
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
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
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母亦深防
其報復乎然臣以爲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
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
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以讀聖旨有韓爌
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

可爲大怪爕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
沸然爕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爕且
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
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爕不爲無說封疆失事
纍纍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爕所以閣筆
也然廷弼究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
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爕獨不能
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
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
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母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

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當修復時柄國者悉忠賢遺黨疏入以論奏不當責之於是維垣復疏駁元璐元璐再疏曰臣前疏原爲維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爲同曰天下爲公而維垣則倡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爲國爲民而何責

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躡級之儔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呼父呼九千歲而不忤可勝歎哉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爲非則可謂元

標講學有他腸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者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魏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爲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爲非訓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

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牴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而安取證哉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

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時元兇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元璐尋進侍講其年四月請燬三朝要典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闕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燬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損簏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

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帝命禮部會詞臣詳議議上遂焚其板侍講孫之獬忠賢黨也聞

之詣閣大哭天下笑之元璐歷遷南京司業右中允四年進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上制實八策日間插部曰繕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餉曰儲邊才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曰昭激勸曰勵名節曰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帝俱不問八年遷國子祭酒元璐雅負時望位漸通顯帝意嚮之深爲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益恐會誠意伯劉孔昭謀掌戎政體仁餌

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尚存而妾王冒繼配復封敗
禮亂法詔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
浩劉宗周及其從兄御史元珙咸言陳氏以過被出繼
娶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行撫按勘奏卽擬旨云登
科錄二氏竝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閒住孔昭
京營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償之十五年九月詔起兵
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明年春抵都陳制敵機宜帝喜
五月超拜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充日講官祖制
浙人不得官戶部元璐辭不許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賜
對因奏陛下誠用臣臣請得參兵部謀帝曰已諭樞臣